

嘉業堂
藏書

樸學齋筆記

第二冊

樸學齋筆記卷五

鎮洋盛大士子履著

孝經云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士人窮而
在下雖無事君之職而其忠君愛國之心則公卿大夫
與士庶人共之者也范文正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
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
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卒爲名臣故
立言以浮誇爲戒非可謬託聖賢之論隱悖聖賢存心
以忠孝爲先當於不遇君相之時無忘君相

人臣事君功過不能相揜故或勇於事功而失之輕躁
或昧於時勢而失之膠執雖不免於僨事然其心尙可

原則其罪尙可恕也惟庸碌之徒專以室家妻子爲計徒欲保全祿位不肯發一言以濟國事而悟人主斯其罪真不可追矣或謂其優游養望得大臣之體則何不取木偶芻靈而飾之以華袞登之於壇席也唐權文公謂西京之亡不亡於王莽而亡於張禹東京之亡不亡於董卓而亡於胡廣李衛公以漢有張禹比於蛇鬪鶴退之妖嗚呼此朱雲所以欲得尙方劍斬佞臣頭與漢武帝雖崇尙儒術然其好大喜功驕奢幻妄與秦始皇後先一轍當時在朝之臣類皆患得患失阿諛取容求如東方朔之譎諫汲黯之直諫什百中不能得一二也牧邱侯石慶自沛守爲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大夫

元鼎五年遂爲丞相在位九年無所匡正惟醕謹而已
史遷不欲顯刺而附見於直不疑周文一則曰微巧一
則曰處調而慶之爲人已可概見矣衛青傳曰大將軍
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于上又別著其例于佞幸
傳末曰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可知患得患失之鄙夫能卽無異于李延年輩也夫漢
武之世君驕臣諂而後世患得患失之鄙夫竊其術以
媚上必有君不驕而臣益諂者此史遷所以託爲微言
爲萬世臣子戒也

宋侍郎劉摯與同列奏事論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
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

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勢改變此小人也終不可用哲宗及宣仁后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國家何憂

宋少師李綱對高宗云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余謂家國天下之事皆如此總因畏難苟安坐失事機以極小極易之事而釀成大患故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然必自正其心而後可以正君司馬溫公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

信陝洛閒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於貨利聲華泊然無所好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司馬公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呂公嘗集所講書要語明白切於治道者凡百篇進之以備游意翰墨爲聖學之助俱見宋史本傳二公皆正心以格君者所以能贊成元祐之政也

楊龜山先生之學得之於河南二程氏昔明道諫神宗以正心窒欲爲先伊川上書仁宗卽以王道爲心後事哲宗復言習與知長化與心成皆欲正君心之不正也

龜山官著作郎時面對徽宗云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中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者皆去之以滅其跡自是分爲二黨摺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及官國子祭酒上書欽宗力闢王氏之學其略云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

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於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物力實安石爲之倡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有後艱耳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詭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啟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

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
明詔中外毀去配祠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
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龜山先生之疏卽程子正心
窒欲之旨也可謂引君於當道者矣

眞西山先生大學衍義曰唐太宗時治書侍御史權萬
紀上書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
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
耳與其多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
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
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待我耶是日黜
萬紀使還家按太宗可謂賤貨而貴德矣其曰得數百

萬緒不如得一賢才此真古今之名言也

又曰漢武帝時雒陽賈人子桑宏羊以心計年十三侍中後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筦天下鹽鐵宏羊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卽賣之賤卽買之如此富商無所牟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是歲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宏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宏羊天乃雨臣按宏羊均輸之法不過陰奪商

賈之利以歸公上爲天子斂怨于民而已非能上下兼足也卜式之言可謂當其罪矣而武帝弗之省也本朝熙寧間宰相王安石又祖宏羊故智立市易法言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而司馬光闢之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有甚於加賦此乃宏羊欺漢武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嗚呼司馬光之言古今之至言也後世之臣有以言利媒人主者其尙以是察之

又曰唐元宗開元中戶部侍郎宇文融以治財賦得幸于上始廣置諸使競爲聚斂由是上心益侈天寶初韋

堅爲吏以幹敏稱上使之督江淮租運堅引澹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爲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邱壘自江淮至京城民閒蕭然愁怨二年而成上幸望春樓觀新潭堅以新船數百艘遍榜郡名陳郡中珍貨於船背連檣數里堅跪進諸郡輕貨仍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加堅左散騎常侍其僚屬吏卒褒賞有差名其潭曰廣運又戶部郎王鉷爲戶口色役使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于內庫以供宮中之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無預經費上以鉷爲能富國益厚遇之度支郎中楊釗後改名國忠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歲中領十五餘使遷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

度支恩倖日隆天寶八載春三月引百官觀左藏賜帛有差上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土賞賜貴寵之家無有所限臣按開元聚斂之臣始之以宇文融繼之以韋堅又繼之以王鉷又繼之以楊釗是四人者皆以掊克取媚于上而結怨于下所謂國之鬼蜮而民之蝥賊也明皇以其奉已之欲悅而寵之不知其失民心而蠹國脈也夫千艘雲集可謂極一時之盛觀矣而竭人屋廬發人邱墓悲嗟慘戚之狀帝不得而見也呼號慟哭之聲帝不得而聞也且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天下之田有常數則租亦有常數天下之人有常數則庸亦有定數戶調亦然安得常賦之外又有百

億萬之入以供上之橫費乎姦臣敢于欺罔而帝不之
察徒見府庫充羨而侈欲日滋賜後宮賜外戚者無復
限極不知一錢寸縷皆百姓之脂膏血肉也何以糞土
視之乎異日邊將騁兵府庫之藏盡爲賊有而王鉞楊
釗之徒亦皆身被極刑然後知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
聚斂之臣其罪甚於盜臣也吁可畏哉

羅豫章先生與龜山同郡

龜山名時字中立豫章名從彥字仲素皆南劍人親

受程氏之學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
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
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
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道

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持論醇正類此至其論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尙而失周孔

之心謂經術自董生倡之古文自韓昌黎啟之而明道者寡是特有鑑於文六藝以行其私者而遂以董生韓子爲概未與於斯道則猶未敢奉爲定論也

李延平先生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朱子之師也其論時事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故上下之氣閒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胡文定公安國對欽宗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萬事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願擢用

名儒講明治國平天下之本又言爲天下國家必有一
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故有志必成事功
可立今視朝已半年而紀綱尙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
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成百職窺覷而浸潤
之奸作用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
若不掃除舊跡乘勢更張竊恐大勢一傾不可復振乞
訪大臣令各展盡底蘊畫一具進先宣示臺諫使隨事
疏駁若大臣議紕則參用臺諫之言若疏駁不當則專
守大臣之策仍集議於朝斷自宸衷按爲國論以次施
行敢有動搖必罰無赦庶幾新政有經可冀中興矣
胡文定公於高宗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高宗